

编者按
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上周立冬，代表着冬季开始，山山唯落晖、树树皆秋色的美景转瞬即逝。在秋日最后一抹暖阳中，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即将凋零。秋山如妆，冬山如肃。秋天的大自然是调色板，等到凛冬时节，便是满目萧然。秋天很美，美得让人不忍告别。趁秋叶还未落尽，让我们对秋天深情回眸。

对秋天的深情回眸

秋叶深情

■陈昊

好久没有到老家的那座山上转了，总想去看一看。可那山很高，又有七八里路的沟，怪难走的。一早起来，我就叫上孙儿做伴，向那山上攀登了。

一进沟口，就听到哗啦啦的水声，再往里走，见一个深潭，蓝汪汪的，潭中有鱼，还有山的倒影，清得就像一面镜子似的。潭离山近，崖壁上生着绿树，爬着青藤。那山陡立，面目狰狞，其上有图案纹路，甚是奇异。顺着深绿的灌木，朝山顶望去，只见山高入云，叶子红满山坡，真是层林尽染。

孙儿不是吵着要我给他摘红叶，就是吵着要我下河去为他抓鱼，我只好哄着他一路前行。绕过七八个深潭后，路变窄了，山变陡了，两岸的山几乎挨在了一起。山从中间断开，涌出一股急流，从天而降，飞落的水花，打湿了我衣衫。我急得躲避，却没了路径。峡谷中有几根木头横跨在断崖之间，算是一座桥了。走在那木头上，摇摇晃晃的，有些怕人。过了那桥，沿着前人凿的石级而上，走上百余米后，地域变得开阔起来，沟里尽是几间房大小的石头，像小山似的乱堆着，溪水在石头间奔走，发出汩汩的响声。其中，有三个大石头夹着一潭清水，潭石被水冲得干干净净，白白亮亮。也就在靠里边的一块石头缝里，长着一棵三角枫树，树不大，只有小碗口那么粗，树上缀着红叶，紫紫的红，映得潭水碧透。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树红叶，清晰的纹路，绚丽的颜色，让人移不开眼。孙儿要去摘那树上的叶子，我劝他，他置若罔闻。我看着他爬到那个光石皮上，揪住树枝，摘下了几片好看的叶儿，还笑嘻嘻地向我挥手。

路弯弯曲曲的，向山上延伸着，灌木丛中露出了点点红润。再往上边看去，竟是一片嫣红。枝枝红透，叶叶尽染，满山的树叶都醉了。红得迫切，红得慷慨，更红出了秋天的傲然之美。想不到，几十年前的荒坡，如今长成了密林。

由于过度兴奋，我加快了步伐。我要走进那片绯红，走进秋天温暖的心脏。我的身子早已被红叶吞没，阳光从叶缝中筛下斑点，印在了我的衣服上。看着树下的草，见它们还绿着，软绵绵的，就坐了上去，赏起了红叶。

放眼望去，周围都是茂密的树林，统一色的红。只在靠近溪边的地方，有几树救命粮，结着红果，能从树梢上看到一点绿影。

近处，传来几声鸟鸣；远处，像有溪水流动的声音。循水声而去，见一条山溪自上而下，游龙般的在红树林里穿梭，从上边的石潭跳入下边的石潭，敏捷的，欢悦的。那些小石潭就藏在林子里，其上悬着瀑布。一潭潭的清水，就如小孩刚睁开的眼睛，又如镶嵌在红幕上的蓝色明珠。山溪飞流而下，下切成槽，温婉如帛。纯情、缠绵、悠扬，仿佛一首动人的情歌。

这是我儿时砍柴的地方，也是队里放牛的地方。而今，早已林木参天。想一想，一条小溪被满山的红叶裹着，被一串串的潭水捧着，该是多么甜美！

不知这片枫林是何年长起来的？这条山溪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千树万树拥抱着一个美梦，千潭万瀑涌出一片慰藉。

这里是红叶的家乡，也是小溪的源头。这条由纯石头打造的溪流，坎坷，坚固，神秘。它是一个仁者的胸膛，快乐、自信、豁达。经历风雨，经历磨难，永不言弃，刷去了一山的寂寞！我禁不住地脱掉鞋子，把脚伸进了水中，让水洗涤，让鱼亲吻，自由自在的，与山水交流，传达一份发自内心的感动。

孙儿早已登上了山顶，喊叫我快点上去。直到这时，我才觉得肚子饿了。于是，啃了几口馒头，又迈开了脚步。

云就在眼前飘着，路边的野菊花盈满了我的衣袖，双腿僵硬，几乎走不动路了。见路边有大石，便坐下来休息。这时，我看见了远山的红叶，红得透心。什么粉红、紫红、桃红、大红，黄红，应有尽有。红过山顶，红到坡边地头。染红了山石，染红了泥土，染红了农家小院。真希望自己也能生出翅膀，去飞越那被红叶点缀的山村。我想，唯有这深情的红，才是秋天最美的笑容！

秋收秋种的日子

■李江

秋天总是喜庆的。经过夏季的炙烤和沉淀，地里的作物相继成熟，玉米、黄豆、花生、南瓜、红薯、芝麻，赶集一样依次要收获了。父亲带着我们，紧赶慢赶，日夜劳作，利用晴好天气，把丰收果实收回家，做到颗粒归仓。

金黄的玉米棒子在父亲的手里，被一个个编织起来，如同一条粗大的辫子，一串串挂在屋檐下风干，远远看去黄澄澄一片。直到冬闲时才取下来，掰下玉米粒装到袋子里。花生拔回家后，一颗颗摘下，清洗、晒干入库。收回家的红薯、南瓜，把屋角堆得满满的，走路常碰脚。母亲总是半带炫耀地嗔怪道：“这房子太小了。”

秋收后，圈里的猪崽儿撒着欢儿。每天三顿，母亲总是变着法儿给猪崽儿改善生活。原来的猪草也搭得少了，清一色是刚收获的新鲜玉米、南瓜、红薯。早上蒸红薯，中午就是南瓜玉米糊，晚上喂纯玉米糊。在母亲的精心饲养下，猪崽们不负期待，噌噌地长膘，等红薯、南瓜吃完时，个个膘肥体壮。

秋收还未结束，秋播就压着茬开始了。忙忙着秋收，秋播图已在父亲大脑里绘就。哪一块地种油菜，哪一块地种小麦，安排得妥妥当当。有的整块地种小麦，有的地小麦、玉米间作。茶余饭后时，父亲把这些规划说给母亲，母亲边听边提醒，哪块地去年种过小麦，今年要种油菜，不能重茬了。

抓住晴好天气，父亲翻耕刚空出的土地。有的地块很平整，就请来牛工翻地。地里的杂草全部翻到泥土里，变成了青肥。有些坡地面积小，不便于牛耕的，父亲就用锄头翻一遍。杂草则一株一株地拔起来，堆起来制作农家肥。

节令在一天天逼近，播种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。在霜降节气前后，父亲就把油菜籽播种下去，接着准备播种小麦。

翻过的土地，经过太阳曝晒，泛着白光。父亲手握锄头，像绣花一样，来来回回把大块敲碎，然后把地再翻一遍，土地就显得平整湿润了。踩着松软的土地，父亲轻轻地用锄头掏出细沟儿，母亲跟在后面一把一把地撒着麦种。麦种落在细沟里，颗颗都有间隔，既不能太密，也不能太稀疏，以保证麦子出苗齐整。掏下一行细沟时，用浮土轻轻地把上一行的麦种盖上。如此往复，四至五条细沟之后，预留栽种两行玉米的位置，接着再掏细沟，再撒麦种，再盖土。虽然没有拉起绳子定位，但父亲掏出的麦行直而均匀，仿佛是打印机打印的线条一样。整片地播种完了，看着整整齐齐的麦地，仿佛看见了青绿的麦苗在随风起舞，父亲的脸上溢出了笑容。

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忙碌，小麦全部播种完毕。此时，油菜的幼苗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，已经可以移栽了。水田平平整整，湿润的田泥静等着幼苗的到来。在水田里移栽油菜苗，简单而迅速。扶正油菜苗，一小把泥土轻轻围着苗根一按，幼苗便稳稳地站立起来，随风摇曳。大约一周后，幼苗便适应了新环境，开始生长了，不几日就变得一片青绿。父亲抓住时机给油菜上农家肥，期待它趁好天气快快长大。

油菜苗移栽完毕，秋播就结束了。此时，天气渐冷，人们穿上了厚衣服。行走在田间地头，看着地里绿油油的麦苗、油菜，父亲脸上挂满了笑。趁着晴天，父亲抓紧给小麦、油菜锄草、施肥，把丰收的期待深深地播撒在田地里。很快，一场瑞雪悄然而至。

忙完了秋收秋种，接下来的日子静悄悄地向着新的主题快进。过冬的木柴、煤炭已备好，准备熬制红薯糖，接下来做黄酒，酿大曲酒，腌酸菜，做豆腐干……收获的果实正不断酝酿出幸福的味道。农家的春节已在路上，年的氛围一天天醇厚起来了。